



美好生活的衡量指标

我们仍在继续寻找能比GDP更好衡量繁荣的指标

丹尼尔·本杰明、克里斯汀·库珀、奥里·海菲兹、迈尔斯·金博尔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衡量一个经济体中商品和服务总产出的指标。如果将GDP拿来衡量国民福祉,则会存在一些弊端。

例如,如果有人提问,2021年美国人是否比疫情前过得更好?那么,以人均GDP为衡量标准,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因为,经通胀调整后的美国实际人均GDP从2019年第四季度的58333美元上涨到了2021年第二季度的58454美元。

但对很多人来说,该肯定回答可能会略显不真实。美国的处境看上去似乎并不太好。在2021年年底,美国刚刚经历了第四轮新冠疫情,期间数千人因为疫情死亡。目前,多数企业仍处于停工状态,数百万人失业。整个国家在社会和政治上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但在统计GDP时,既没有计入疫情造成的巨大人员损失,也没有计入国家的社会混乱和民众低落的心情。

由此,我们认识到,GDP并不能囊括幸福的多个维度,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迫切需要制定一些指标,为了更加全面地反映出民众所关心的问题。当然,我们提出这一想法,并不是要彻底丢掉GDP这一指标,也不是要用生活满意度自述等其他一些一维评价指标来代替GDP(同GDP一样,这些指标也过于片面,因而呈现的结果可能也会有误导性)。相反,我们希望这一指标既能从多个维度体现国民福祉,又能对GDP的不足之处做一些补充。弗勒拜伊和布兰切特(2013年)就曾在文章中概述过这种想法,以及其他许多所谓的“超越

GDP”(Beyond GDP)的提议和方案。

在本篇文章中,我们会谈到“人类发展指数”(HDI),这是我们用来衡量国民福祉的另一个指标,其在发展中经济体已经有着巨大影响。接下来,我们将谈到我们提出的国民幸福度指标,其以汇总人们的调查回复为基础,涵盖了福祉的多个维度。

人类发展指数(HDI)

HDI源于阿马蒂亚·森(1985年)提出的能力要素法。“能力要素”是指决定一个人能够有效选择何种活动和内在经验的个体特征及生活状态。这种方法从个体的实际能力角度出发,对“自由”赋予了直接价值。玛莎·努斯鲍姆(2011年)就曾阐述过森的理念,她详细列举了寿命、健康、免于暴力和人身约束、想象力和思考力、情感、自由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良好的社会关系、物质世界、娱乐、政治参与和财产权利等一系列核心能力要素。

为了对一个国家的表现进行评分,HDI将福祉的几个维度转化成了一个简单的年度指标。而对于这种将不同能力要素指标汇总成一个简单指数的做法,森提出了质疑。但是,决策就必须要做权衡取舍,如果我们要判断一项政策是否比其他政策效果更好,我们就需要一个指标。此外,政府官员很难在一个简单的数字上进行操作,刻意筛选出那些让结果看起来最乐观的统计数据。在创建一个指标时,我们需要确定各个能力要素之间的相对权重。

由于GDP依赖的是市场交易数据，因此，在统计时，不会纳入民众关心但实际并不在市场上流通的事物。

在GDP这一指标中，价格是其中所包含的商品和服务的权重。但是，由于GDP依赖的是市场交易数据，因此，在统计时，不会纳入民众关心但实际并不在市场上流通的事物。比如，休闲时间、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焦虑和目标感等情感体验。此外，尽管价格能够体现出市场上不同商品和服务对个人或家庭幸福感的相对重要程度，但它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即一个贫困家庭花费一美元，比一个亿万富翁家庭花费一美元，会更多增进国民的福祉。

构建 HDI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其网站上将HDI描述为“该指标旨在强调，我们在评估一个国家的发展情况时，不能单看经济增长情况，而是要以人与人的能力要素作为终极标准。”但在说完这番豪言壮语之后，他们就将话锋转到了技术细节：“HDI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它体现的是人在健康长寿、知识储备、生活尊严感等关键维度上的平均发展成就。而HDI是对这三个维度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取几何平均值的结果。”从技术细节中，我们就可以看出UNDP将豪言壮语转化成实际行动的具体方法：HDI跟踪的是哪个维度的福祉(或能力要素)、它忽略了哪些内容、它所跟踪的维度的相对重要程度。例如，根据HDI使用的几何平均值，HDI中的百分比变量就是其各个组成的百分比变量的同等加权平均值。

毫无疑问，HDI是森的能力要素法最著名的实际应用案例。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数字，就能够概括出一个国家在某个时间节点的状态，而且也易于构建和解释。

减少随意性

尽管HDI比GDP涵盖的福祉维度更多，但在能力要素选择上以及如何在能力要素之间分配权重的问题上，其太过随意。我们之所以提出增强的福祉指标，一是为了纳入三个以上的福祉维度，二是要根据该国家的价值观来分配权重。

HDI之所以侧重人的寿命、教育程度以及经济收入，主要原因在于1990年当我们引入HDI时，只有若几种可用于评价福祉维度、且可用于跨国比较的变量。同样，缺乏数据也对“真实进步指标”(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和OECD的“幸福生活指标”等一些“超越GDP”方案起到了限制作用。但即便目前的数据不充分，我们也应当对何为优秀指标抱有清醒的认识。

利用一些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低成本实时完成的调查，部分“超越GDP”方案绕过了这些数据限制。事实上，实时性对于政策制定至关重要。例如，目前，我们仍然对HDI在疫情期间的表现如何一无所知，因为，在撰写本文时，能够使用的最新数据是2019年的数据。

部分研究人员建议使用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单一问题调查指标。但是，包括我们自己联合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亚历克斯·里斯·琼斯开展的一些研究工作都表明，这些调查问题的答案并未完全体现出人们在选择答案时真正关心的内容。其他的一些“超越GDP”方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不足之处，例如，OECD和英国国家统计局新增了一些调查问题，目的是衡量除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以外的其他福祉维度。但包含多个问题的调查又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在不同的福祉维度之间分配权重。从我们的研究结果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在

国民福祉指标中综合多个维度，并在各个维度之间合理分配权重，二者都非常重要。当我们在构建一个理论上完善的福祉指标时，核心工作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建议使用的权重是相对边际效用，传统意义上，我们将“相对边际效用”定义为个体从更多一单位商品或服务中获得的额外满足感，但在这种情况下，其是指个体从更多一单位福祉维度获得的额外满足感。我们建议根据下列专门设计的调查问卷中所述的偏好来估计边际效用。

目前，我们的这种方法还有待完善，不过我们的一些早期研究结果可以对其进行说明。在我们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本杰明·海菲兹、金博尔和塞姆波特，2014年），我们针对福祉的136个方面提出了调查问题，该问卷旨在全面反映福祉的各个维度。（在实际应用时，应当注意减少福祉维度，以避免出现概念上的重叠，或对其进行调整。）这张表列出的是基于政策选择的估计权重，其描述为“你和你国家的其他人投票支持的国家政策问题”。受访者会在一组假设的政策之间做出选择，既然涉及选择，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在福祉的各个维度之间权衡取舍。我们的统计步骤会根据受访者的选择，推断出福祉各个维度的权重，对政策受访者的影响越大，对应的幸福感维度权重就越高。受篇幅所限，表格仅展示了136个福祉维度中的18个，以说明研究结果：权重最高的三个维度；前10名中其他有趣的维度；与HDI要素密切相关的每一个维度；可以广泛收集数据的维度；与自然环境相关的维度。我们将排名最靠前的维度（即“免受腐败、不公正和滥用权力的影响”）的权重进行标准化处理，取值为1.00。

这个表可以讲的内容很多，但在这里我们只讨论三点。

- 很显然，许多排名靠前的维度就是森所说的能力要素，包括第一个维度，满足第一个维度并不意味着一定能过上美好生活，但有助于我们实现美好生活目标。

- 在HDI等许多国民福祉的衡量指标中，福祉的许多重要维度（其权重至少相当于排名最靠前维度的75%）都被遗漏掉了。

- 许多广受人们关注的福祉维度的权重要远低于排名靠前的维度。例如，“人们不感到焦虑”（英国国家统计局在大量个体样本中收集的四个维度之一）的权重不足排名最靠前维度的四分之一。“人们的健康”和“人们的经济保障”等与HDI相关的维度，其权重基本相当于排名最靠前维度的四分之三，但知识、技能和信息获取、了解世界、长寿、平均收入等维度的权重，不超过排名最靠前的维度的54%。

利用所述的偏好

在构建个人福祉指标时（将个人福祉指标加总，就构成了国民福祉指标），我们采取的方法是：针

对福祉进行量化

个人的福祉指标是基于个人福祉各维度得出的，其各项权重取决于人们价值观的调查结果和优先顺序。

维度	权重
在你的国家，不存在腐败、不公正和权力滥用问题（标准化为1.00）	1.00
人们在生活中有许多选择和可能性，可以从中自由选择	0.90
人们善良、讲道德，并会按照自己的个人价值观生活	0.90
人们有使命感，并会为了给他人谋幸福积极贡献力量，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82
人们不受欺骗、蒙骗或背叛	0.77
社会帮助穷人和挣扎在贫困线的人	0.77
人们的健康	0.74
言论自由且人们有能力参与政治进程和社区生活	0.74
人们的经济保障	0.72
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他们在生活中所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0.62
人们的快乐程度	0.59
世界上的动物、自然和环境的状况	0.56
人们的知识、技能和信息获取	0.54
人们长寿的机率	0.49
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0.46
你们国家的人均收入	0.44
人们觉得他们了解世界和周围发生的事情	0.38
人们没有感到焦虑	0.23

来源：Benjamin, Heffetz, Kimball, and Szembrot (2014).

注释：权重是根据人们对131个公共政策维度的偏好得出的。排名最靠前的维度的权重标准化为1.00。

政策制定者和发展实践者应当认真思考他们应监测何种指标。

对福祉的不同维度，让受访者对调查问题进行评分或选择。在评分问题中，受访者会将一个滑块从 0 移动到 100，来表示他过去一年在某一维度上的获得福祉程度。而在选择题中，受访者会在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其中，对于每个选项而言，它在一个或多个维度上的福祉都会比评分问题中记录的福祉略高或略低。以上图为例，在国家政策之间做出选择，就属于选择题的实际应用案例。

在我们的文章中（本杰明、海菲兹、金伯尔和塞姆波特，2014 年），我们认为，对个体来说，福祉指标的构建方式与 GDP 统计中使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衡量消费的方式类似。在统计国民消费水平时，我们会依赖数量和价格。而为了计算福祉指标，我们会使用评分问题中记录的人们在某些维度的福祉打分来代替数量，同时，使用表格中记录的权重来代替价格。这些权重由选择题得出，它体现的是人们在幸福的各个维度之间所做的选择，代表了人们的价值观和优先顺序。

在我们的文章中（本杰明、库珀、海菲兹和金博尔，2017 年），我们提出，想要开发一个符合现代经济学福利理论的完整的国民福祉指数，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以下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进展最为显著的三个领域。

首先，在使用给定的计分表来衡量福祉时，不同的人对积分表的使用方式差异很大，这就使得福祉的指标过于主观。为此，我们开发出了“校准问题”，目的是测试人们在尺度使用方面存在的系统性差异，例如，有些人会使用积分表从 0 到 100 的整个部分，而有些人则只会使用 50 到 100 的部分。我们可以使用校准评分来纠正不同个体甚至是同一个体在不同时间使用积分表时存在的差异。

其次，我们假设人们在不同的福祉维度上所做的选择，很可能会因为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总体富裕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我们不需要大量数据来估计每个个体的权重，只

需要利用这种系统性趋势来创建合理的权重即可。

我们建议在指标中纳入不平等维度，但不只是收入或财富方面的不平等，还要考虑到个人福祉方面的不平等。我们认为，在统计一个国家的国民福祉指标时，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将个人福祉指标相加。举个例子，一种情况下，所有人的个人福祉指标都为 50 时；另一种情况下，一半人的福祉指标为 10，另一半人的福祉指标为 90。在两种情况下，全国福祉的水平相同。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我们认为越平等越好，社会对福祉不平等存在一定程度的反感情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利用“不平等反感情绪水平”来转换个人福祉指标，之后再将其求和得到全国指标。

“有衡量，才会珍视”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格言。在福祉领域，这就意味着，决策者和发展实践者应当认真思考应监测何种指标。可能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各个指标之间合理分配权重。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句新的格言：“我们重视那些赋予了权重的维度。” [FD](#)

丹尼尔·本杰明 (DANIEL BENJAMIN)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克里斯汀·库珀 (KRISTEN COOPER) 戈登学院副教授。奥里·海菲兹 (ORI HEFFETZ)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副教授。迈尔斯·金博尔 (MILES KIMBALL)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教授。

参考文献：

- Benjamin, Daniel J., Kristen B. Cooper, Ori Heffetz, and Miles S. Kimball. 2017. "Challenges in Constructing a Survey-Based Well-Being Index."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 (5): 81–85.
- Benjamin, Daniel J., Ori Heffetz, Miles S. Kimball, and Nichole Szembrot. 2014. "Beyond Happiness and Satisfaction: Toward Well-Being Indices Based on Stated Prefer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 (9): 2698–735.
- Fleurbaey, Marc, and Didier Blanchet. 2013. *Beyond GDP: Measuring Welfare and Assessing Sustainabilit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ussbaum, Martha. 2011. *Creating Capabilities: The Human Development Approac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en, Amartya. 1985.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